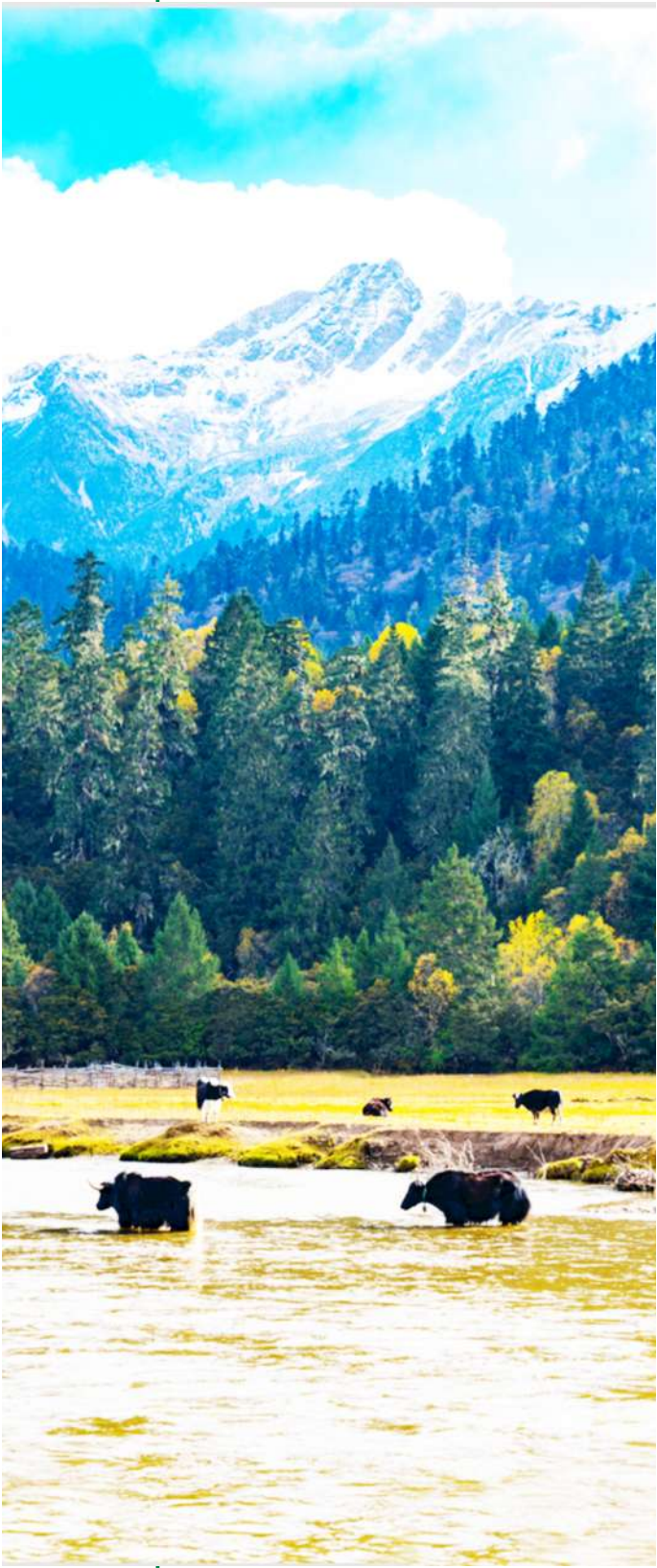




八月末，川西碧空如洗。我们从康定出发，一路向下，直奔泸定，去与一支从成都而来的“浙川同行·寻美乡村——问道甘孜”采风团汇合。车窗外，大渡河在峡谷深处闪着碎银般的光，山脊上的云影走得飞快，像是赶着去赴另一场约。中午时分，在泸定四湾观景台，我终于见到了那些扛着“长枪短炮”的同行们。面孔里竟有好几张是认得的——他们曾多次踏进甘孜的雪山草原，走过十八个县市的沟沟坎坎。此时，他们正对着兴康特大桥举起镜头，脚下的大渡河水咆哮如雷，而讲解员的声音被风撕成碎片，又拼成“泸定近年”这四个字。阳光毒辣辣地砸在每个人肩头，却没有一个人躲进树荫。

问道 甘孜

◎罗文婕



过泸定桥时，有女记者抓着同伴的胳膊，一步一步蹭过摇晃的桥面。木板缝隙间，河水翻涌着浊黄的浪，让人头晕目眩。而走进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那些凝固在墙上的黑白面孔，又让所有人的脚步沉了下去。没有人说话，只有讲解员的声音在空旷的展厅里回荡，像一根细线，把九十多年前的硝烟与此刻的静默缝在一起。

午饭被冷碴镇杆坭村的歌声拦在了门外。板板桥农家乐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清全带着山歌队，扯开嗓子就唱，那调子高得能捅破天，又野得像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浙江潮新闻的记者姬臣举着手机录了半晌，连饿都忘了。唱罢，大家又围到农特产品展台前：黑木耳、羊肚菌、仙桃——仙人掌结出的果子，青黄饱满，咬一口，汁水甜得让人意外。泸定腊肉和羊肚菌炖鸡端上桌时，满桌的筷子像雨点落下，有人边吃边叹：“这趟，值了。”

真正让姬臣念念不忘的，是桐子林村的仙桃基地。陡峭的山坡上，仙人掌挤挤挨挨，高的已逾三米，矮的也有一人多高。硕大的掌片顶端，挂满青黄淡绿的果实，像一盏盏小灯笼。冷碴镇镇长阿依姆站在烈日下，嗓音清亮：千亩基地，年产千吨，产值八百万，人均增收六千元。更让她自豪的是，仙桃挂面、仙桃啤酒、仙桃包子，都拿到了有机认证书——这些“浙江智慧”浇灌出的新芽，正在干热河谷里倔强地生长。姬臣说，他头一回来四川，头一回尝仙人掌果，那甜味让他记住了泸定。

夕阳把磨西镇的屋檐染成金色时，我们走进了幸福新村一号安置点。八十八栋白墙灰瓦的楼房，安放着从“9·5”地震废墟里迁出的村民。院子里有老人摇着蒲扇聊天，孩子的笑声从楼道里涌出来。随后的共和村，民宿藏在绿荫深处——树下艺术民宿走的是简约明快的路子，温泉汤池散落在花草间，客人拎着行李进进出出；迷麓度假民宿则有私汤和泳池，海岛般的慵懒气息让人恍惚忘了身处高原。记者们一边拍摄，一边低声交谈：灾后的土地，竟能开出这样鲜活的花。

第二天，采风团分两路。我随一分队翻过折多山，去了甲根坝。青稞田在风中翻涌成金色的海，塔公草原上，牧民的帐篷旁停着几辆自驾车，摄影爱好者支着三脚架等日落。而另一路传来的消息更令人振奋——姑咱镇的数智化草莓植物工厂里，日地村在特大泥石流后建起的玻璃温室已经运转，无土栽培的草莓正开着细碎的白花；鱼通刺绣非遗传习基地里，年轻的绣娘们低头穿针，指尖下飞出五彩的纹样。她们不再躲闪镜头，反而抬起头，骄傲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车驶入丹巴时，已是晚上8点40分许。《四川农村日报》的左杉揉着腰苦笑：“在甘孜当记者，坐车真是个体力活。”可等嘉绒藏餐端上来——热拌鸡、酸菜炒腊肉、坨坨牛肉——她立刻精神了，举着筷子说：“每一餐都不同，但每一餐都好吃。”晚餐过后，夜已深，走廊里却很安静。我知道，每个房间里都亮着灯，有人在剪视频，有人在写稿，键盘声和窗外的虫鸣一起，织成高原的夜。

第三日清晨，丹巴景区的讲解员身着嘉绒藏装登场，明媚的笑意大方地迎向每一个镜头。记忆里，多年前遇见藏族姑娘，她们常低头躲闪，而今却自信地介绍起衣襟上的纹饰、头帕上的寓意。我想，这份落落大方，是甘孜这些年飞速奔跑所赠予的底气——年轻人走出去又走回来，把自信和进家乡的土壤。随后走访甲居藏寨，走访2025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墨尔多山镇基卡依村，每到一处，记者们记录的速度总也赶不上惊叹的速度。浙江广电传媒中心副主任孙婧一直走在最前面。她后来对我说，这趟甘孜行，她只有一个感受——“要早来”。她说，浙江的文旅经验可以移植，但甘孜的魂魄是搬不走的：那雪山、碉楼、山歌、刺绣，还有那些从灾后站起来的村庄，都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最后一站是藏家巧娘工坊。身着嘉绒藏装的妇女们坐在长桌前，手指翻飞，编着中国结和流苏。浙江的订单，四川的手艺，指尖上翻出的是“守着家、抱着娃、挣着钱”的日子。工坊墙上，挂着直播带货的业绩：农特产品销售额六百万元，加工订单一百四十万件。这些数字背后，是东西部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转身，是大渡河畔一朵朵悄然绽放的共富之花。

三天，海拔从一千三百米攀升至三千七百米，车程累计超过六百公里。疲惫总在抵达新处的瞬间被冲散。回头望，泸定的铁索，康定的情歌、丹巴的古碉，还有那些仙桃的甜、山歌的亮、绣线的初，都化作“问道”二字里沉甸甸的回响。问道，问的是大地如何疗伤，问的是文化如何新生，问的是千里之外的手如何与千里之内的手握紧。车轮碾过高原的晨昏，我们这些记录者，反倒被这片土地深深记录——原来每一次采访，都是山水对人的叩问。

历史文化

崖山拾残：七百年前的海与魂

◎胡庆和

高速公路在南国的茂密绿植间蜿蜒，热风从车窗缝隙钻进来，带着海的咸腥与草木的燥热。绿草在路边疯长，像是要把所有的生机都铺展到天边，可我心里却沉甸甸的，装着1279年的那场血色海战。车窗外的喧嚣越盛，心底的肃穆越浓，我知道，前方不只是一片海湾，更是一个王朝的终点，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

2026年7月19日，星期六，晴。我从广东阳江市乘车出发，海风迎面吹，百余公里高速路，送我奔赴崖山海战古战场。此行不为观光，只为寻觅、只为拾捡几片遗落七百年的残片——木片、陶片、时光的碎片，更是一段沉埋海底的忠魂与气节。

曾有一种说法或是一种观点：崖山海战后无中国。尽管此说片面，但我确实想弄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海战让人在思想上受到如此重击？

拐进崖山古战场文旅纪念馆，第一眼便被那艘巨型古船造型震撼。它以战船为形，昂然立于蓝天之下，被浓绿的树木环拥，船身高且长，只开一门，走近才知，这便是纪念馆的大门。它悬在半空，又似飘荡海面，像一艘不肯沉没的魂船，载着南宋最后的灯火，在时光里静静停泊。风穿过船舷，仿佛还能听见七百多年前的帆声、桨声、呐喊声。

步入正气广场，一方传国玉玺造型的雕塑巍然矗立，象征着国家威仪与山河正统。身后是仿古官阙的九龙壁，九条龙腾挪游弋，鳞爪飞扬，似要破壁而出，却终究挽不回一个王朝的倾颓。向左慢步，芙蓉树影婆娑，路旁几尊诗碑静静伫立，引人驻足吟诵。其一为田汉诗碑，笔墨沉郁；其二是伟人手书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书法与原诗略有几字差异，却丝毫不减诗意的磅礴与书法的雄浑，那一笔一画，都是刻在骨血里的气节。

纪念馆内，一个巨大的“慈”字格外醒目，引人无限遐想。那是为赵昀帝之母杨皇后所立，临安陷落，帝后流亡，生死未卜的岁月里，她依旧坚守母仪，教子习理、心存家国。一个“慈”字，是对一位乱世母后的褒奖，更是对乱世中不灭人伦的纪念。纪念堂里，南宋八君子画像高悬，壮士君子的风骨令人敬仰，而一尊女性塑像更让我久久伫立。当地一位平凡母亲，听闻幼帝在此建官护国，毅然送子入伍，为让儿子心无旁骛、誓死护主，她决然投海自尽，以生命成全忠义。平凡的母亲，伟大的魂魄，让崖山的悲壮，多了一抹温柔而坚韧的底色。

展厅里，三位英雄的故事，撑起了南宋最后的脊梁。

张世杰，南宋最后一位杰出将领。他本是元将张柔麾下倚重之将，因保全部下触犯军规，星夜投奔南宋，从此以一身孤勇，护佑流亡朝廷千里南逃。从福州到泉州，从湛江到崖山，他是南宋水师的主心骨，是二十万军民的希望。崖山海战溃败后，他率残部突围，本欲远赴海外，再立赵氏、复我河山，却在海上遭遇超强台风，船队倾覆，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最终葬身海浪，以死殉国。

陆秀夫，南宋最后一位宰相。水城将破、大势已去之际，他先逼妻女投海，不愿家人受辱于敌手，而后背起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赵昀，怀揣国玺，纵身跃入苍茫大海。那一跃，斩断了南宋的最后一缕炊烟，也铸就了华夏文明最悲壮的气节。

文天祥，两次被元军俘虏，一次兵败脱逃，继续奔走抗元；二次被俘后，在这次海战中被囚于战船

之上，目睹元军攻破崖山、南宋覆灭。他身处囚笼，心向故国，威逼利诱不改其志，铁窗苦海不夺其节，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穿越千年的精神绝唱。

站在观崖亭上，我极目远眺，眼前便是当年的古战场。昔日的血色海滩，如今已成碧绿草毯，百姓的小楼点缀其间，炊烟袅袅，安宁祥和。海水静如碧玉，崖山苍翠欲滴，海中船艇往来穿梭，一派太平景象。一座高速公路大桥横跨崖门两岸，如一把巨大的竖琴，既牵起了两岸的烟火，又弹响着激越的时代乐章。可我知道，这片平静的海面下，沉睡着十万忠魂，埋藏着一段令人扼腕的历史。

崖门的独特地形，是整场战役的核心，也是南宋覆灭的宿命。这里是珠江支流潭江与西江的出海口，东为崖山，西为汤瓶山，两山对峙，中间狭窄水道便是崖门海口，如同一道天然大门。内侧是开阔的银洲湖，可容千艘战船停泊；外侧直通南海，唯一的出海通道便是崖门窄口，一旦封锁，便成绝地。崖山一侧滩涂平坦，可建行宫、军营、粮仓，却山地狭小、毫无战略纵深，陆地退路极易被切断。看似易守难攻，实则是一口巨大的活棺，将二十万南宋军民，困在了进退无路的封闭水域。

我心中始终盘旋着一个疑问：南宋二十万众，元军仅两万人，这场兵力悬殊的海战，南宋为何一败涂地？

翻阅历史的残卷，答案清晰而残酷。南宋的二十万人，多是宫女、官员、百姓，真正能战的士兵不过数万，军心涣散、战乱频仍之际逃兵不断，早已是强弩之末。而元军两万将士，皆是水师精锐，作战经验丰富，更掌控着沿海所有陆地据点，切断了南宋的一切补给。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场决战，竟是一场“张氏内战”。元军主帅张弘范，是张柔第九子；而张世杰，曾是张柔最倚重的将领。同源而出，却各为其主，在崖门海面，展开了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生死对决。

张世杰的决策，埋下了战败的祸根。他主动放弃扼守崖门窄口的天险，将全军撤入银州湖，又用铁索将千余艘战船连环捆绑，筑成水上堡垒，只为防止士兵逃亡、抱团死守。岸上粮草囤积，却无重兵守护，看似稳固，实则破绽百出。

张弘范则精准抓住要害，步步紧逼。他先遣战船封锁崖门海口，锁死南宋海上退路；再命副帅李恒从陆路攻占崖山营地，烧毁宋军粮仓，二十万军民瞬间断粮断水，只能饮用海水，上吐下泻、战力尽失。火攻不成，便分兵合围，南北佯攻吸引注意力，中路精锐趁大雾突袭，连环战船动弹不得，一破百破，阵型瞬间崩溃。

围困、煎熬、突袭、溃败，1279年正月到二月初六，短短几十天，南宋最后的希望，熄灭在了崖门的海浪里。陆秀夫负帝投海，十万军民相随殉国，海面浮尸十余万，天地为之变色。张世杰葬身台风，文天祥从容就义，立国一百五十二年的南宋，就此落幕。

海风拂过脸颊，带着咸湿的气息，我弯腰在滩涂上拾捡，没有找到木片与陶片，却拾起了满地的历史与精神。七百年光阴流转，崖山早已换了人间，当年的金戈铁马化作今日的炊烟渔火，当年的血海波涛变成如今的碧波荡漾。可那些忠魂从未远去，那些气节从未消散，它们融入了这片山海，刻进了民族的基因。

我没有捡到有形的残片，却收获了无形的瑰宝。崖山的风，是忠义的风；崖山的海，是气节的海。那场惊心动魄的海战，输的是王朝，赢的是精神；二十万军民的殉国，逝的是生命，不朽的是丹心。

驱车离去时，热风依旧，绿植依旧，可我的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敬畏与力量。崖山不远，忠魂常在，那些沉埋海底的故事，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气节，永远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明亮的光。



甘孜日报
GANZI RIBAO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6年10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校对：傲昂嘉措
版式编辑：边强

6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五色海

【第1213期】